

崇蘭別課

七十七

辛酉

目錄

有用文字

武王犯三妖

尹氏僕

東坡日課

烈女勝丈夫

因果實證

作文寫字

趙氏僕

人化蛇

讀檀弓

焚券

鬼傳書

司馬溫公讀書法

安分

猿語

斯文祕

司馬氏園丁

公冶長通鳥語

西漢句讀

養生家言

說數

不已

調息

廓爾喀

魏武

治家法

宋就

士人祈閒適

僕曩遊日本攷察學務見彼教案有
課外教授一條今仿行之爰摘古近
要語以作別課緯之以意絲牽繩貫
區區二十八段亦曰芥子須彌云爾
民國十年仲冬新會陳子褒敘於香
江般含道學舍崇蘭籀

有用文字

宋大儒呂紫微云。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以董仲舒劉向為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矣。

東坡日課

東坡語朱司農載上曰。某讀漢書。凡三經手鈔。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朱曰。先生所鈔之書肯賜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朱視之。皆不得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朱他日語其子仲新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乎。

作文寫字法

葛延之在儋耳。今瓊崖道儋縣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能立意。則

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大字來。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

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禮記檀弓。山谷謹守其法。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詞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串。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吾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板。未嘗敢空手捧

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扶過。故得不至揉爛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宜誌之。

斯文祕

東坡與姪二郎書云。二郎姪。得書知安。並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絢爛色。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祕。學者宜深味之。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學者亂其句讀。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答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答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槍等爲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答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

語有意味。而句讀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于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願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其可已。豈世綱所可嬰乎。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于外。以陰禦進毒于己者耳。惟自知有負于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為實。其詐誠足以欺人歟。

宋就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

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于是梁亭乃每暮夜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竊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報哉。

武王犯三妖

武王伐紂。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旃。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曰。不利以禱祀。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于牧野。其所見甚精也。

烈女勝丈夫

六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內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極諫。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本朝宣和（宋徽宗年號）間。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時有海洲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節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于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調卹貧困也。謂其能助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歛及下戶。無所從出。期會迫促。刑法甚慘。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居中。坐視鄉黨鄰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漫不省。于我安乎。富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爲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于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下戶之輸。蓋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充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道于簡書。而其編戶民得免于流亡溘死者。劉氏之德也。其智識之高。賢于

王濬冲邾方回遠矣。故予爲著其事於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

趙氏僕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宋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柬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二女皆幼。無田宅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於李翰林頌、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嘗讀李善王成傳。救主孤於患難中。皆古來奇男子。而延嗣拮据瞻養鄰幾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長而走京師。訪主故交。謀適良士。何其從容有爲如此。乃知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之者。彼延嗣亦何知天下後世。或高其行誼耶。

焚券

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買一宅。五百緡。行入新第矣。夜步月。偶至

一村。聞婦人哭聲。極哀。問其故。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年百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所以泣也。坡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之。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故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坡竟沒于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常州傳其事云。

安分

東坡在黃川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司馬氏園丁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卻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

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盡其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意君實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養生家言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慎勿出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少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爲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調息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默數一萬三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真之

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

十

治家法

陸稜山曰。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無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

士人祈閒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求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從何得之。若求富貴則可耳。

尹氏僕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昔乃夕

之假借字。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噉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因果實證

(何易一遺文)

因果報應、前生來世之說。中國之信佛者好言之。佛蓋本於印度婆羅門。西國近事彙編曰。印度之婆羅門教、及佛教。皆以戒殺爲慈悲。猶未墜割肉飼鷹委身飽虎之遺風。以致毒蟲惡獸、以人爲糧。爲所食者、其家莫敢怨尤。歸諸因果。數千百年、積習相沿。未能驟改。甚矣、習俗之錮人也。按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印度人之死於蛇者、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人。

死於狼者、五百六十四人。死于豹者。二百人。死於熊者。八十五人。死於象者。四十六人。死於狻猊者。二十四人。死於虎者。三百十九人。死於原獸者。一千一百八十人。又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印度人死於蟲獸之總數。爲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三人。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印度人死于蟲獸之總數、爲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一。至于牛馬羊被食之數、姑就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計之、已有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七頭。英人患之、賞募獵者、歲費金錢十數萬計。而印度人民、以爲慢神壞教、其畏英人也、雖甚於蛇虎、莫敢以言阻。然以目謗、以腹誹、錮習牢不可破。英國有士人著書一編、等諸列子寓言、欲解其惑云云。夫痛苦慘毒、死亡患難。凡有知覺者、莫不憂其將至、懼其已來、百計經營、思有所以防之。而印度人竟有文文山鼎鑊甘如飴之實行。則天下尙有何患難痛苦、足以動其心者哉。既無患難痛苦足以動其心、則豈非自得極樂之世界哉。苟謂印度之教、愚人立之、蠢人守之、則印度爲格致家所叢出之地、不得謂之愚也。幾何原本一書。爲算學家之宗祖、利瑪竇謂其原出於印度。對數以加減代乘除、算法之奇趣者也。偉烈亞力謂其原出於印度。代數之術、補足相消。算學之廣大法門

也。偉烈亞力、狄考文、諸君。皆謂印度先有之。利氏、偉氏、狄氏、雖西歐博士。自謂與佛無緣。然觀其所作之幾何原本序、數學啓蒙序、代數學序、代數備旨序、稱道天竺者、不一而足。天竺即印度耳。傅蘭雅曰、近來西國打成熟鐵之大塊、爲前數十年斷不能爲之事。竊料地球上自古及今、從未能打如此大鐵。乃查印度國得里城、古廟大門相近處、有熟鐵巨柱。其柱與最大之火船輪軸略同。係古人所造。柱之底大於頂。頂上有凸圈。圈面刻花紋、最爲可觀。柱高二十二尺。凸圈高三尺半。柱脚入地之深、比其高爲更長。有人由地下挖深至二十六尺、尙未見柱根。柱亦並不搖動。故疑其柱共長有六十餘尺。近於地面之處。徑十六寸四分。頂之徑十二寸。共有熟鐵料八十個立方尺。重十七噸有餘。柱之半高處、有梵音文字六行。考其事蹟、約爲一千五百年前而刻。顧其鐵柱。不知在若干年前而造之。又不知古人以何法、用何器具、而打成此巨柱。大抵其法失傳矣。現今西國數十年間、考究打鐵之法、窮工極巧。始能追及古人、豈不愧哉、云云。海山仙館、刻利譯幾何原本前六卷、於利氏之序、刪去起首百餘字。將其推原印度之語一概抹煞。實不解何故。

佛遺教經有曰、我圓寂之後、爾等不得耕種土地。天文歷算、皆所不應爲云云。徐先生光啓、上海人、明季大學士也。生平好講實學。惡佛家言。以理學名臣、歸心天主。舍家作堂、開東土之先聲。今上海徐家匯、是其故地。幾何原本前六卷、泰西水法、農政全書、崇禎新法算書等類、皆其手所譯述。今之言西學者。實當以徐先生爲祖師焉。利氏幾何原本之序、在海山仙館叢書中者、竟刪去推原印度之語、是徐先生惡佛之故使然耶。抑他人之謬妄耶。夫多食梁肉。思食菜蔬。巨富子孫。鄙賤金銀。懶言生計、流爲貧窶、天道循環。無足怪者。亦何疑於印度哉。莊子曰、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徐先生之與印度修士、宿根不同、學力亦異、何足以知之哉。同文算指序、謂數也者、不過計方圓曲直長短小大、而以知過去未來者爲虛誑。亦輕於抹卻一切矣。宇宙洪荒、無極太極。至公至平、不偏不倚、萬類紛紜、窮通得失、富貴貧賤、強弱盛衰、帝王卿相、鰥寡孤獨。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生生世世、莫大拉勻。譬諸以鋼皮作一空心大球。球底有一孔、畧大於龍眼核、可以容一核出入裕如、而不能並容兩

核。有玻璃圓粒、如龍眼核大者一百萬個、以化學法印千字文於其中。每粒印一字、每字印千粒、入於大空心鋼皮球內。如是、則球內天字有一千個、地字有一千個、立字有一千個、推之各字皆然。搖動顛簸其球、然後倒出一核、看其爲何字、以筆記之。復將核入於球內、如前顛簸、如前倒出、如前筆記。則倒一百萬次者、每字所佔之次數、必畧近一千。倒出一千萬次者、每字所佔之次數。必畧近一萬。倒出一萬萬次者、每字所佔之次數、必畧近一十萬。要之每字所佔之次數、必畧近於總共倒出次數之千分之一。總共倒出次數愈多、則每字所佔之次數、愈近於千分之一。總共倒出次數、多至溝溝澗澗恒河沙、則每字所佔之次數、更愈近于千分之一。卽有參差錯落者、以比例計之、微至不可名言。可謂均勻公平之甚矣。以數理而論、天字一見之後、必隔千次、乃能再見。推之各字皆然。而不能如是整齊者、以有動力亂之也。倒出次數愈多、而每字所佔之次數、愈近於千分之一、又能如是整齊者、何哉。以動力究不能與數理相爭也。屢見者、爲屢隱之張本。屢隱者、爲屢見之張本。地球之帝王卿相、或是水星球、金星球、之鯨寡孤獨所再生者也。地球之鯨寡孤獨、或是火

星球、木星球、之帝王卿相所再生者也。能斂約、能耐苦、有勢力而不侈然自放者、是之謂積福。使前生而享用過分歟、則今生之斂約耐苦、可以償之、而不至貽累于來生。使前生而享用未過分歟、則今生之斂約耐苦、是爲積之、而可以貽福於來生。事雖渺茫、理則當然、數更確實、倘徒以事驗、是猶錢塘疑周徑比例定率、不曰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而曰徑一周三一六也。棄數理而據事物、正傳所謂不見而不信、猶蟬不知雪者乎。是故陳榕門先生有扣除添補之說。扣除者何、前生享用之福、已經過分、今生雖有應享用者、亦扣除之、使不能享用也。添補者何、前生享用之福、多所遺餘、今生雖乏應享用者、亦添補之、使其能享用也。此與計數者之加減乘除同類、又與代數家之補足相消同理。諺曰、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人算不如天算、冥漠之中、豈無默爲持籌者乎。種瓜還得瓜、種豆還得豆、善根結善果、惡根結惡果。人皆以爲齋婦常談矣、而不知有實數寓焉。英國有名士曰德拉陸義、格致家也。嘗有言曰、凡物化形、皆可煉之、以還原物。如以銀納鐵水中、銀化爲粉、入鹽少許、則銀粉下墜、瀉去鐵水、而煉之。則銀粉黝黑、如切碎之牛角然。再以火吹之、則仍爲銀

粉。此一證也。如以炭灼火、罩諸玻璃中、玻璃重二觔、炭重四兩。及炭化灰、重僅數分耳。然合玻璃封固而衡之、則猶是一觔四兩也。蓋炭雖化、而氣固在也。以皮袋兜取其氣、合灰煉之、仍復爲炭。此二證也。鐵久生鏽、刮其鏽而煉之、仍復爲鐵。此三證也。又如熟炭於室、其氣外散、草木受之、復爲炭材。此四證也。其他之證、不可勝計。是故有人類之品質者、死而復生仍爲人。有畜類之品質者、死而復生仍爲畜。觀此、則善根結善果、惡根結惡果、之說。豈欺人哉。此以化學證之者也。可更以代數算學證之。以一減二爲實、一減一爲法、則得數爲二。以一百減一百爲實、二減二爲法、則得數爲五十。以三十六減三十六爲實、四減四爲法、則得數爲九。夫二減二則爲〇、一減一亦爲〇、而此之〇分〇、竟得數爲二。是無異於以一分二也。一百減一百則爲〇、二減二亦爲〇、而此之〇分〇、竟得數爲五十。是無異于以二分一百也。三十三六減三十六則爲〇、四減四亦爲〇、而此之〇分〇、竟得數爲九。是無異于以四分三十六也。從可知〇也者、各各不同。不可囫圇視之。一二三四、乃數之生存者也。〇、乃數之死亡者也。生前萬有不齊。死後亦萬有不

齊、死後之萬有不齊、從何證之、從復生之萬有不齊證之。鹵莽滅裂之人動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死、爲惡不同、同歸於死。善惡不同、同歸於死。人死如燈滅、歸于無有。嗚呼、其亦有蓬之心也夫。夫人之身體、有如逆旅。人之神魂、有如過客。終世僕僕風塵、常在道中、則前所曾住之逆旅、地位如何、方向如何、主人如何、每不能記憶矣。然人自不能記憶其爲如此如此耳。不能決其必非如此如此也。不能記憶、遂決其無。豈非愚妄之甚哉。善忘之人、徙宅忘妻、而自謂未曾婚娶。旁觀者必大笑之矣。已往者、無盡世界。未來者、無盡世界。畢生爲過客。所曾住之逆旅、不止百千萬億、恆河沙、阿僧祇、安能有如此好記性、清晰了然於前度之逆旅耶。昨夜之夢、今日忘之。今夜之夢、明日又將忘之。處世若大夢。近夢尙不可記。何怪於遠夢耶。因果報應之說。猶算家之表乎。鈐乎。立成乎。造之甚難。用之甚便。智者創之。愚者賴焉。開方表、八綫表、對數表、八綫對數表、淺學者得之。按部就班、明其用法。可以測量。可以觀天。因果報應之說。常人守之。可以安心。可以釋怨。可以寡營。可以全神。可以懲忿。可以窒慾。心安。怨釋。營寡。神全。忿懲。慾窒。積而

久之。世世生生。宿根既厚。機緣適巧。遂成正覺。表鈴立成。翻刻既多。訛舛百出。測量不準。觀天不驗。用者疑之。遂成廢紙。因果報應。暫利尊貴權勢在握。刑威生殺。任由己意。卑者賤者。不敢仇之。聊自慰曰。因果報應。尊貴權勢用之過限。天道好還。人情難堪。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念來生。但顧目前。至是。而因果報應之說息矣。祖師歷傳之衣鉢。其即造鈴之鈴。造表之表。造立成之立成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妙理奇文。宋槧佳本。婦孺不知。以覆醬餽。杜德美割圓密率捷法。汪衡齋竟敢詆毀矣。偉人不出。用法失傳。魏莊渠焚衣碎鉢。是尋常事。淺說者。言因果報應之然。衣鉢者。載因果報應之所以然。知其所以然。則亦惟有順其然而己。造表者之窮理。與淺學者異。造表者之用表。與淺學者同。因果報應。是徹上徹下工夫。不得以爲齋婦常談也。易經言循環往復。因果報應之義也。詩經多言命。因果報應之類也。龔自珍。亦近世深思之士。好窮理者。其發大心文有曰。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有各故。略可陳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宿根微淺。燒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

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他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現成言說、而誠謗論、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廻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譏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于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他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坷、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恥姍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意、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散。便須知我前生於他、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他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過故。

脫令我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陵人故。

三水何易一名樹齡。學通天人之故。靡所不闕。尤邃於算學。其思常周物外。而以算理證之。務既其實。故自號倚數子。蓋與歐洲懷疑派爲近。余嘗以東方笛卡兒稱之。著書名卮言。都十餘萬言。居恆祕不示人。與余善。相過必授讀。盡賞析之樂。同客瓊州。相去百餘里。輒郵一編相歸。則已分卷帙。且刪雍而增飾之矣。約過四五卷。余適以事歸。而不虞其長別也。君年未五十。顧嘗告余腦若虛。恐不永。豈勞思之過歟。其從子恆圖持君喪還。因求其遺書。與陳子褒葉湘南謀付剞劂。函四五復。逾歲。乃告余曰。全藁恆以屬新會譚仲鸞鑣校定。今亡之矣。迄無副本。奈何。嗚呼。何天之窮我易一者。並此而窮之邪。易一之不幸。抑非僅易一之不幸焉爾。余性駑鈍。惜不獲得其一二。陳葉於君交雖厚。而未嘗得深觀其書也。記此以諗子褒。聊塞余悲。辛酉冬十一月崔景元伯樾書

人化蛇

宋代林棣縣虞侯張坦。暴酷嗜利。卒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

其家。謂復生。妻子隨開掘視之。身化爲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諭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惟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

鬼傳書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古塚。取磚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肖波塊。蜀人呼老弱爲波、墳塚爲塊。即趙畚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脚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於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即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

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早錢一帖。即敢捧當。姜君遣僕立買早錢。仍修迴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尙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劓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章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鵬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奮。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竊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此則流于往史。載自前文。如奮者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况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生平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靖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僅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

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猿 語

美國博士阿愛格拿。因欲研究猿語。嘗留孔哥森林中。(在非洲)凡二年。其時身居鐵網。羣猿環繞四圍。久而久之。遂知猿語之基礎。遂有七種。曰(博奧)即食也。曰(糾格)即飲也。曰(愛喀)即危險也。曰(基伊伊)即將有物來也。曰(倭阿)即友情也。曰(堯扶)即來此也。曰(奴威)即可也。由此七種言語之聲調而變化之。則生出種種意味之言語云。及功成返國。往動物園與猿語。曰博奧。猿則求食。曰糾格。猿則求飲。曰愛喀。則猿皆變色伏處一隅。曰威奴。則猿則強顏而出。

公冶長通鳥語

第二年格致彙編。乃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即中歷光緒三年在上海格致書院發行者。互相答問門。第一百五十三條云。昔公冶長辯鳥語。介葛盧知牛音。相傳如此。或係實有之事。而非空談。但其法失傳。查西國古書中。嘗有禽獸能言之說。又有厲言詩。託六畜相談。以爲譬喻。看慣此種

書之人。亦不以爲異。人爲萬物之靈。與禽獸有多相同之處。又有不能相同之處。卽如燒飯縫衣生火等事是也。至於言語不能專爲人所能之事。萬物之中。有大半爲所尙未知者。如羊鳴犬吠馬嘶雞啼鳥鳴等各物之聲。卽與同類物相談之意。而同類物自能解之。人未學禽獸言語。故不解其意。凡動物之靈者。其聲音多。人之最靈者。其聲音較常人更多。如最大學問之人。可用七千字之音。平常文雅之人。以四千字爲足。粗魯鄉愚所用言語。不過五百字已足。又看管馬牛羊狗等畜之人。只用五六聲音。其畜聞之。卽知牧者之意。而隨喚來去。又如馬與馬或狗與狗相談。亦只用五六聲音。但此五六聲音中。有無窮之變化。人耳不能分別。卽如羊之叫爲咩聲。如將此聲分爲平上去入。再分爲上平下平。再分爲高低大小長短緩急等事。則人耳仍不能分辨其意。而羊耳聞之則以爲言語也。如狗鼻最靈。能聞地面之氣。而追人或禽獸。全賴鼻而不憑目。因其嗅靈於人數倍。則耳之聽亦可如此。西人初聽華人言語。不過伊哩嗚囉而已。華人初聽西人言語。亦然。久聽之則能辨音意。而查字書則無不能知其意。如以同理作各種言語之字書。則不但能解禽獸之意。且能與之相談。西人有書論此事

云。烏鴉之噪。大有意義。曾見鴉一羣相聚。似審要案。略一刻或兩刻時之間。可分辨某鴉有罪。審問已畢。如衆鴉飛散。被審之鴉。亦安然而去。則可知其無罪。如衆鴉齊向一鴉啄之至死。則可知其已問定罪。而加刑。此爲多鴉處可常見之事。不可謂其審問之間。無言語應答。而但爲亂聲也。反之如鴉飛到衙門屋上。見人審案。審畢人散。其鴉飛回本處。與他鴉言。人類無言語。只有亂聲。亦同理也。凡聽慣一種禽獸聲之人。略能知其聲之意。如能更講究此事。則能做禽獸語言字書。此皆實有之事。並非空談笑話也。

說 數

萬物之成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昉之九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廋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也。殆無一字閒設。又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太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日涪水大泛。盡濡濕。方曝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歲閱此。

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肅宗）至太和（文宗）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力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按新唐書儒學下。大梁大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議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廓爾喀 (康南海遊記)

有新日本而國於吾國之西。名爲吾藩屬者。廓爾喀也。其地曰泥巴。中國稱爲廓爾喀者。其王之種族也。其國位於須彌山上。四面環山。東西橫長二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東西界西藏。東南界哲孟雄布丹(即必丹)下須彌而爲印度。其都會曰河多瑞大。乃極險之山國也。其人分兩大種。其雪山以北之境。皆爲藏種。風俗語言室屋僧寺亦用藏俗。其雪山以南之境皆爲印度種。其風俗語言飲食屋室僧寺用印俗。其他非印非藏之種尙多。有巴爾婆種。信佛而異於印度之傳至今猶有梵語大乘佛典也。廓雖全國皆山。然有五河流之。當雪山南麓。亦有廣原種稞麥。其人民五百萬。蓋一夫多妻故民繁也。人民性勇敢而敏銳。亦似日本人。自英得印度。其國主卽遣大臣子弟就學於印中學校。故歐美政治學術。傳之已久。通達大地情勢。百年前已學英國之兵法醫藥。近於民法刑部。審判皆改用英制。其都有大學師範學武備學。皆用英式。但貧薄未能徧於全國耳。其留學於印中者正多。近者更派十人入日本學製造礦務。其常備兵三萬五千。後備兵入萬。

其兵皆用英式。蓋雇英兵而學之。其槍砲皆用新式。乃購之於印度者。蓋英人或資之以防俄耶。其王年少壯武。吾見其操兵圖影。服西式兵衣。端坐於中。而百官環坐其後。氣象英武。吾聞廓所最心醉者。取西藏也。如日人之伺遼東矣。蓋廓之與藏。風俗言語教制皆同。而藏地大民衆。又多寶藏。廓人商於藏無數。聞常有兵數百駐藏中。護其商旅。詎知藏中守舊。兵窳器鈍。取之若操囊也。獨深計卻顧者慮中國之大。徘徊少待耳。當吾國庚子之變。廓之君臣。厲兵秣馬。欲襲藏。既以餉不足。吾事定而暫沮。夫以肥牛腓豕。置之於餓虎之旁。其必噬不待言也。夫以廓數百千變法之才。久練十餘萬之兵。而投之數千里無兵無械之藏地。其席捲可立待也。自廓境入藏。旦夕可至。而自四川入打箭爐。自打箭爐。至拉薩。以達於江孜多里。非兩月餘不能至。一旦有變。全藏數千里。非吾有也。藏亡而川蜀隨之。北望崑崙。西望須彌。藐茲小國。固大有人在矣。

崇 蘭 別 課

